

墓誌銘神來之筆

曾有個故事，老農賣瓜，於瓜攤旁板書：「此西瓜出售。」秀才甲說：「『此』字可去。」秀才乙看見又說：「西瓜人人可見，『西瓜』二字也可去掉。」接着又來了秀才丙：「西瓜擺在市場，肯定是出售。」於是再減二字。

在京城參訪一眾名人墓地時，突然聯想到的這一故事。蓋因墓碑文字精簡，與此有某些相似之妙，細微處頗耐品味。以京劇藝術家們為例，墓文均走簡約路線。

如八寶山的「程硯秋同志之墓」，福田公墓的「郝壽臣校長之墓」「余叔岩先生之墓」。再簡化者，如萬花山「梅蘭芳之墓」「馬連良之墓」，華夏陵園「張君秋之墓」。門頭溝栗園莊的「譚鑫培墓」，再去一個虛詞。至於萬佛陵園的「裘盛戎」「譚富英」，金山陵園「奚嘯伯」，乾脆連「墓」字都省略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今某些洋洋灑灑冠以一長串頭銜的墓碑，相比之下，反自暴其短。

大師的墓地，有墓誌銘的並不多。即便有，也多以寥寥數語點睛。八寶山的老舍墓，地面青色大理石雕刻着連漪，宛若老舍縱身一跳的太平湖水。墓誌銘：「文藝界盡責的小卒，睡在這裏。」淡泊如水的一句話，高度濃縮了老舍的性格、追求，與悲情的人生結局。

福田公墓的錢三強墓，刻着「從牛到愛」四個隸書大字。錢三強一生在書房懸掛着父親錢玄同題贈的這句話。字面上看，有點莫名其妙。其實，「牛」「愛」分別代表牛頓、愛因斯坦。錢玄同以此勉勵兒子在物理學領域勤耕鑽研。

二〇一八年去世的評書大師單田芳，墓誌銘是「且聽下回分解」，堪稱神來之筆。既是對藝術人生的最簡妙概括，又體現了其豁達的性情。死亡非終局，來生再續篇。而單田芳的表演魅力永存評書歷史。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古人有「端茶送客」的慣例。古裝影視劇裏經常見到，主客雙方聊得差不多了，主人把茶碗一端，識相的客人此時就主動起身告辭，若還繼續賴着，靈光的侍從便會「補刀」高喊一聲「送客」，替主人下達逐客令。此場景已成為過去，但生活中出現了新形式的「逐客令」，代替茶碗的道具是人人不離身的手機。

現如今手機和社交幾乎已成同義詞。手機不但是打開一次社交的鑰匙，也是結束一次社交的利器。人們的社交除了公域和私域，還有大量介

乎二者之間的情況，此時端「機」送客最為適宜。

相信很多人經歷過這樣的場景：某人前來拜訪，說此人完全陌生吧，七拐八彎有幾分熟絡，說很熟悉吧，還沒親近到無話不說；所談內容說是公事吧，似不能板起面孔公事公辦，說是私事吧，還不太好隨意處之。當該說的事都已說畢，能聊的天都已聊死，場面常會陷入輕微的尷尬，真可謂「乍暖還寒，最難將息」，身體很想結束，嘴上卻難以出口，怎麼辦呢？今人不是古人，無茶可端，幸好

我們有手機。趕緊掏出來，作緊急狀，「不好意思啊，我要回個電話」，或者，只是單純地滑開，裝模作樣看一看時間或某個App，上海話所謂「豁翎子」是也，善於「接翎子」者心領神會：「哦，你有事，那你先忙着，我就告辭啦」，「咱們下次再約」。一次成功的端「機」送客，就這樣愉快地完成了。

我聽過一則傳統相聲，諷刺的是某個買官得來的知縣，上任之後，他循例去拜見巡撫，卻不懂社交規矩，巡撫例行寒暄、簡單問話之後，端起

茶來示意他可以離開了，他仍在那顧自喋喋不休，出了洋相。諸君，當談者落下話音，漫不經心拿出手機，千萬別像那個倒霉的知縣對長官的暗示視而不見，禮貌地告辭，才是此時最佳的選擇。端「機」送客，也可算是手機時代社交新禮儀之一了吧。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簡約主義的先驅

一八四五年，美國作家梭羅（Henry Thoreau）在馬薩諸塞州東部的康科德鎮的一間森林小屋隱居。後來，他將兩年又兩個月又兩天的簡樸生活體驗、想法，以至心路歷程，寫成了著名的《湖濱散記》（又譯《瓦爾登湖》），提倡簡單就是美的生活態度。

「想過簡單生活，其實不容易。」梭羅寫道：「簡約，分成兩種，一種近乎愚蠢，另一種充滿智慧。哲學家的生活風格是外在簡單、內在複雜。」因此，有人說如今盛行的極簡主義生活方式，其先驅者乃是

梭羅。對此，我倒有一些意見。

在《湖濱散記》，梭羅的確展示了對簡約生活的深刻反思，但早於唐代，即比梭羅早了一千多年，劉禹錫已經寫了著名的《陋室銘》，解說所謂「外在簡單、內在複雜」的簡約生活智慧。

劉禹錫寫道：「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在此，他以「山水」喻室，以「不高、不深」言陋，並以「仙、龍」指涉德行，旨在指出：外在是物，內在是身，無論外在的物如何簡單，哪怕簡陋，只有內在

是有德的人才是重要。

接下來，劉禹錫談到室內的景、客、事。陋室之不陋，在於跟自然相連，「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簡約生活的充實，也在於有質素的客人，「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還有，陋室內沒有大場面裏那些擾人的絲竹聲，也沒有公文書牘，取而代之，是可以講究品味的生活，「調素琴，閱金經」。

無論是劉禹錫所言的陋室，還是梭羅談到的湖邊生活，聽起來，都有叫文人雅士羨慕的寫意。但，我們也不能不記得梭羅的提醒。他不鼓勵他

人效法他的生活，理由是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既有的條件與限制，並應該找到適合自己的簡約而睿智的生活方式。

以梭羅本人為例，他之可以放心在林中隱居，很大的原因是他的母親就住在離他不遠的鎮上，所以可以常常去幫他洗衣服、煮飯、做家務。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卡拉OK中的餐蛋麵

朋友間有喜歡唱歌的，可是近日發起去唱卡拉OK，大家似乎又不大感興趣，也不知道坊間現在哪裏還有卡拉OK店，看來這項目已成小眾娛樂。

想起上世紀九十年代，卡拉OK在香港成行成市，不少人的餘暇也是在昏暗的卡拉OK包廂中度過，真可謂「一開心唱飲歌，不開心唱飲歌」，不論慶生和升職、約會或分手、得意與失意，都是去唱K。上午十一時至清晨六時營業的娛樂場所，有不同的收費時段：午餐、歡樂時光、自助晚餐和宵夜貓頭鷹時間，各適其

適，甚至常常要預約和等位，尤其節日，人山人海，一房難求，好不熱鬧。

有關唱K的回憶，我也不少，不過印象最深刻的，並非參加狂歡派對的情境，也不是什麼在卡拉OK發生的驚天動地戀愛故事，而是於不如意的年月曾常常與一好友並肩到卡拉OK打發時間，在一首又一首流行曲的襯托下，慵懶地坐在K房沙發上聊天傾訴的往事。點歌的時候，我們一人愛唱張柏芝，一人要唱容祖兒，可以無間斷地一首接一首唱下去，投入得像歌曲

就是為我們而寫、歌詞的內容就像為我們而生。靜下來的時候，我們會一起觀看喜愛的MV，閒談閒說近況、講理想、論人生，然後以音樂激起大家的鬥志，在帶點頹廢的時空中互相鼓勵。倘若深宵仍在卡拉OK，我們會一人捧着一碗「餐蛋公仔麵」，頓覺在充滿友情的環境中，吃簡單的食物也分外美味，特別教人覺得溫暖。

我們已許多年沒去唱K了，也不再如以前般事無大小也長嗟短嘆。卡拉OK不再流行，但我們的友情仍在，不過現在見面已愛去不同的餐廳享用下

午茶，更不會深夜任性地吃容易令人發胖的即食麵。當年我們都沒想過唱K有天會變成小眾娛樂，但世事就是如此，流行不流行從不由人，只知人生中可以有關於K房共嘗「餐蛋麵」的知己，就是我在卡拉OK盛世最好的收穫了。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青銅大面具



由四川三星堆博物館借展的一件「大面具」（附圖）大有來頭，它是目前已知世界範圍內發現的體量最大、形制最完整的大型青銅面具。

大面具二〇二一年在三星堆遺址三號坑出土，位於三號坑中部偏南的位置，是最早露頭的青銅器物，出土時，面具的臉部正朝下，上面疊壓了十多根象牙。據悉，考古專家花了三個多月才完成清理。二〇二二年，

這件大面具曾於央視春晚「露臉」，引起巨大轟動，此次首次在香港展出，成為展覽現場觀眾關注的焦點。

青銅大面具寬一百三十一厘米、高七十一厘米、深六十六厘米，重量達一百三十一斤。面具呈方形，寬額、廣額，棱角分明，與同時期商周器物相比明顯不同。眼睛突出，有着明顯的「眼睛崇拜」。粗長眉作揚起狀，耳廓

較寬，耳垂有穿孔，耳前面頰的上、下及額部正中各鑿鑿一方孔，學者猜測可能是用於固定用途。

「凝視三星堆——四川考古新發現」特別展覽，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第八展廳舉行至明年一月八日。



館藏擷英 閻雅

逢周五見報

廟街夜生活

「江湖氣息」的關鍵詞。故而，發展城市夜經濟，廟街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

然而，現在提及發展廟街夜經濟，如何發展，才能展示區域特色。地道美食、演出活動確實吸引人，但也要進一步發掘廟街文化優勢，更要強化區域特色。畢竟不論是本地人，抑或是外地遊客，他們想要看到的是獨屬於廟街的煙火氣。

人之所以會喜歡夜晚的活動，是因為結束一天的疲憊之後，總希望能有一個可以放鬆精神的場所。如若在這時，還能體會到城市人文生活，品嘗到地道美食，那真是再好不過。事實上，除卻區域發展夜經濟，文藝演出亦然，筆者日前曾在入夜之後，去維園戲棚聽戲，聽得盡興時，不免感嘆，如果戲棚外能有售賣小食的攤販該有多好。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福鱸變褐鱸

長約一米的怪魚，近日攪動啟德河秋水。經專家確認，怪魚是人稱「福鱸」的淡水大魚，又名鰐雀鱸，原產於北美洲。在旺角通菜街，鰐雀鱸幼魚作為觀賞魚出售，不排除有人購買後餵養一段時日，因種種原因棄之河道。但鰐雀鱸的前主人未曾想到，自己「放生」一條鰐雀鱸，可能間接「殺生」成百上千的河魚。「水中殺手」鰐雀鱸大肆捕食河道的魚、蝦、蟹，連龜類、水鳥也不放過，如此「福」鱸，分分鐘會變「禍」鱸。

去年七月，河南汝州市中央公園雲潭湖水域，驚現怪魚蹤跡，當地曾嘗試多種圍捕卻一無所獲，最後不得不抽乾三十萬立方米的湖水，兩條一雌一雄、體長分別為七十厘米和九十厘米的鰐雀鱸被成功捕獲。繼汝州之後，北京、湖南、廣西、江蘇等地，陸續在住宅區水域、公園湖泊、河道等地捕獲鰐雀鱸，並一律作無害化處理。

鱸雀鱸身呈長筒形，體形怪異，性格兇猛。牠究竟是鱸還是鱠？其實，牠屬於雀鱸魚中的最大品種。在「雀鱸」前冠以「鱸」字，因其嘴巴長得與鱸魚相似，上下顎密布兩排鋒利的牙齒；但其身魚鱗厚實堅硬，體內擁有所謂鱸，又與魚類無異。

「怪魚一出現，魚蝦都不見」，作為危險的外來入侵物種，鱸雀鱸在二〇二〇年上榜中國禁止放生或遺棄主要外來物種的「黑名單」，二〇二二年國家農業農村部等制定《關於印發外來入侵物種普查總體方案的通知》，對十種主要外來水生生物進行全國普查，鱸雀鱸亦榜上有名。



萌寵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

提到「京菜」，全國乃至世界人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北京烤鴨」。大概正是為此，北京朋友S一定要請我去全聚德清華園店吃飯。她信誓旦旦地保證，這家他們吃了幾十年，不但口味地道，且每年跟隨季節上新，值得信賴。

那晚一起去了又要等位的餐館。幸好她兒子早去佔座，訂到一個小包廂，有位專門的服務員。吃烤鴨的步驟眾所周知。師傅趁熱片好烤鴨，我們先吃鴨皮蘸白糖，鬆脆肥腴，類似做工上佳的蝴蝶酥；再用肥瘦適中的帶皮鴨肉裹上黃瓜絲、山東葱白絲、甜麵醬，用手掌大小的薄麵餅包好，做成春卷狀，趁熱吃下；最後還有鴨架加胡椒粉煮的湯，原湯化原食，給胃潤個縫。吃烤鴨還得品嚐各色鴨菜，如拆骨鴨掌、火燎鴨心、涼拌鴨肝等。另外點了淮揚風味的秘製紅燒肉，玉米汁燙豌豆苗，和臘打滾、豌豆黃等點心。服務員在一邊熱情介紹全聚德明爐掛烤的歷史和特色。

烤鴨達到了我的預期，幾道配菜不過不失，並不令人驚艷。本地人S訴說京城小吃如火燒、滷煮、豆汁、焦圈兒，缺乏江南人生活的精緻，倒是和周作人一個世紀前的批評不謀而合了。不過，我並不認為京菜要走江南菜路線。各地菜餚獨具風味，多元發展才是王道。

離京前在賓館附近看到一家早餐店裏顧客排長隊，糖餅、油條、肉包、生煎、茶葉蛋、南瓜粥都賣得很好。這一派煙火氣，倒為早秋涼風中的中國科學院學術禮堂和文獻情報中心的古羅馬式建築的冷硬風格平添了人間溫情。



墓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